



漢奸與帝

北平華北軍政委員會秘書處編

第二輯

(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清白的中國人 都是本書讀者

漢奸內幕

漢奸秘史

叛逆罪行

大胆揭發

痛快淋漓

第一輯

看過二輯者不
可不看第一輯

五版出版書

漢奸內幕

第一輯目錄

汪逆精衛是怎樣死的？
「梅花田」的風水（汪精衛
死後秘聞）
陳公博的「秘室」
周佛海與小玲紅的故事
褚民誼一怒掛冠記
李士羣暴卒真相
林柏生月下走白門
周丁爭風吃醋記

「瞎人瞎話」王克敏
王逆博唐醜行記
頤和園裡的秘密——王蔭泰之
罪惡史
錦囊計——唐仰杜的一張古畫
川島芳子口中的「小弟弟」
袁規夜審白玉霜
張君秋入獄內幕
「中國鴉片公司」

第三輯

在印刷中

源一本漢罪史

源本筆奸惡

漢 奸 內 幕

第 二 輯

胡 開 文 主 編

三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出 版

漢奸內幕 第二輯 目次

| | |
|----------------------|----|
| 汪精衛痛斥「蔣愛元」 | 一 |
| 陳周兩逆門法記 | 二 |
| 「吸血魔王」汪時瓊 | 三 |
| 「馮寧，渾蛋！」——余音餘怒罵「棉花女」 | 五 |
| 周作人盜賣古書案 | 六 |
| 「七十六號」的劍子手 | 七 |
| 裙帶英雄話歸屬——丁四小姐與礪山梨 | 八 |
| 僑外交部「接送船」裡的一幕「秘話」 | 一〇 |
| 張善琨被扣之經過 | 一二 |
| 張善琨的既行一般 | 一三 |
| 潘五的一付惡相 | 一四 |
| 上海黨的罪惡 | 一五 |
| 「土匪」也能發財記 | 一六 |
| 陳宰平大罵陸照像 | 一七 |
| 周佛海陰謀汪政權 | 一八 |
| 兩百萬收個乾兒子——吳鳴芳渾身解數 | 一九 |
| 妖星白光下嫁日寇別記 | 二〇 |

汪精衛痛斥「齊燮元」

舊軍閥中，具「五色旗」思想者，有二人。一爲已逝世之吳子玉，一爲日前於津門就逮之漢奸齊燮元。

華北偽組織成立，齊燮元復出任當時之「偽治安總署督辦」，一時騎高頭駿馬，馳騁於清河、北平之間，檢軍訓話，洋洋自得。但其帽章，則自佩「五色旗」，紅黃藍白黑，以示有別於「青天白日」軍，國人視之，直有「漚不似」之感。

時，汪逆政府已成立，某日電召華北偽組織之執軍政者，往南京，開軍事會議，齊奉命前往，謁汪逆時，着全付戎裝，佩五色旗帽章，汪逆欣然接見後，及視五色帽章，乃勃然變色，當時即斥齊曰：「現在是什麼年代？什麼世界？中華民國建國已到了三十多年，用五色旗作帽章，是什麼意思？」當時立斥齊燮元，且痛詆五色旗思想陳腐，已爲時代落伍，齊爲之揮汗不已。

既歸，乃不得不卸去五色旗帽章，但終改爲胸花，蓋齊之五色旗思想，終不肯放棄也。



陳周兩逆鬥法記

陳公博函拒周佛海

「汪記偽府」之中，陳（公博）周（佛海）兩逆，爭寵一時，各不上下。蓋陳逆半偽府運營，周則掌經濟樞柄，同室操戈，其明爭暗鬥情形，實難喻其極。雖一書翰之私，亦不遑稍讓焉。

先是周主偽財部後，大權獨攬。飽暖思淫，人慾之流；納小玲紅後又被夫人拆散，其演過一場棒打鴛鴦後，一時聲跡稍斂，夫人亦亟思覓一牢籠，縛周心意，因經人之介，得錄坤伶白玉薇為寄女焉。白玉薇者，北平戲曲學校肄業之女伶也，知書識禮，亦通文墨，惟其貌僅屬中姿；夫人雖別有用心，以視周逆則殊覺流水無情也，然夫人闔命，又懼於雌威，不敢稍違。一夕，玉薇向義母進言，擬一晉謁當時之「偽」主席汪。周乃修書一封，婉言托陳逆使帶往汪公館，陳得周手書後，怫然不悅，以一女伶戲子，而竟欲出入於「主席」（Y）公館之中，深不以為然。于是手覆一函，拒之，函極簡短，草草數行曰：「吾兄大鑒，手示敬悉，汪公館之中，向少接見此業中人，吾兄雅囑，恕礙難從命」云云，周以碍於夫人之命，乃以此函交玉薇視之，遂作罷，此函白嘗出以示人，固知陳周之間，各懷異志，雖一書翰之間，猶乃如此。

又周逆大婦，以周逆「位極人臣」，享盡榮華，但猶引為不足。嘗自歎曰：「我們這有錢有勢的人，要什麼有什麼，然亦有時處處不能趁心！」蓋富則富矣，六慾七情，又豈僅「富貴」全能辦到哉。

「吸血魔王」汪時璟

報載：連奸聲中，經濟漢奸，亦紛紛落網。以其八年以來，壓榨人民，陰辣手段，無以不用其極，猶蠅虫之吸吮小民血肉，令人朝夕不安也。其吸血魔王，當列汪時璟爲首。

汪逆，字翔唐，與王逆揖唐，名同字音不同，初無藉籍名，任哈爾濱中國銀行行長，以得王逆克敏青目，遂邀寵眷，日僞聯銀成立，出任總裁，經濟界中，自是仰汪逆鼻息，於是汪時璟大名，遂致無人不曉矣。

僞聯銀中，有兩大組織，一爲汪逆一黨，一爲日寇把持下之「顧問室」。顧問室中，一如以前之軍機處，凡通貨發行，機密各事，顧問室以外，華人不能窺其萬一。自日寇軍部、大使館、以迄朝鮮、正金銀行，均顧問室連絡。汪逆一系則職司「業務」，亦即朝鮮，正金之「華賑房」是也。日寇亦善用華人心理，凡放款，貸金各事，一任華人爲之，蓋華系之斤斤講求者，乃在如何可以掉動頭寸，調劑金融也，其間黑暗重重，百弊叢生，今舉一端，以誌其餘。有某銀號焉，經營之人，雖亦久歷銀錢業者，俱亦不過兩片脣舌，花言巧語，調動頭寸而已，既而，欲擴充，乃於西交民巷，蓋大樓焉，預算作起，動工未半月，即以工料飛漲不已，一時超過預算十倍，幾陷于無法維持，工作既不能停，其時已虧累數百萬，多方奔走，亦無頭緒，心思一計，乃於當時之僞華北新報，登一廣告，曰：××銀行，大廈行將竣工，由金融界聞人某某主持云云，其實則效「日出」劇中之潘經理，表面上大廈在動着工，實際上是在找辦法「既奔走，亦無結果，乃向各學校，機關，拉攏存款，賤息之外，復許以經手存款人「黑利」若干，經手人不費吹灰之力，唾手可得，其計乃成。既而又向僞聯銀中，大送秋波，蓋銀行銀號，不與聯銀通融，無以維持也，某

銀號經理，復購得樓房一所，以房連契送司其事之某科長，某爲所動，遂允掉五百萬元、息三釐之放款，某銀號卒賴該款，運轉乾坤，而成鉅富，以一「科長」如此，總裁之流，則無論矣。

汪逆頗注意修飾，行員之不修邊幅者，汪深惡之，某日，一行員未刮臉，領結亦未打好，汪逆上樓時瞥見，乃呼之近前，斥曰：你這個樣子，我看見倒不要緊，你們要到外頭去，那多「丟牌子」？某亦面紅耳赤，自是同人之中，無人不修邊幅矣。

汪深喜洋派大學生，尤其履歷書中之書「清華」「燕大」畢業者，汪且親加召見，獎慰有加。但以黨災之餘，即清華，燕大出身青年，亦爭相效尤，國倒不已，平市大搶擄囤積之夕，聯銀被封存者，無數，蓋汪之爲吸血魔王，非虛傳也。

「乾爹，渾蛋！」——余晉齋怒罵「棉花女」

平市捉拿漢奸，余逆晉齋亦告落網。余夙有「善薩」之目，脫者謂其為「好好先生」，其實，余實乃「行大奸，做大惡」之流，「善薩」心腸的人，斷斷作不成漢奸也！蓋其「面帶忠厚，內實奸詐」，此人奸計不出，固一狡黠之徒也。

余被捕前夕，心緒不安，坐臥不寧，自身乃事終不免一劫，被逮之日，既外出，以天氣日冷，乃將冬裝穿着，蓋，迴顧家人後，始離厲他去，入夜未歸，即被逮，其家人乃覺事有先兆。

余之夫人，為平市「四大夫人」之一，與汪逆時繫。管逆真賢，嚙逆惡傑之婦，同為婦女界中，四大金剛。國難倒把，無所不為，某一時期，平市大鬧「孟山都」——註：糖精，美國孟山都廠出品，——行情扶搖而上，忽跌忽起，一時傾家敗產者，不知凡幾，蓋即四大夫人從中作祟也。先是，汪逆時繫之婦，以汪逆身居「聯銀」之便，囑行中高級人員代收，行市曾起，又大量拋出，舉手之間，頃刻千萬，平市東境有某木器行，即以資汪逆數堂餘俱，而獲利達百萬以上，其揮霍程度，可見一斑。

余婦昔與趙伶素秋，言惡球，李玉璠等為善女，一時招搖殊甚。吳素秋者，以「紡棉花」色情戲事名，於是鎮日出入余邸，尤得余婦青目，朝夕，偽市府總舉辦「治安強化」大會，日寇官佐，有不少被約參加，日人無色不歡，乃召吳等各地伶前往，余逆以偽市長列主人地位，方往來週旋之間，吳匆忽而至，入門即向余一禮，曠曰：「乾爹！願盼欲流，大施狐媚！余以偽市長之尊（？）吳伶女竟於大庭廣眾之間，以「乾爹」相稱，似屬不成體統！於是立斥之，曠曰：「渾蛋！吳席日人，則一派垂涎，曰：余閣下，像的娘，不入的好！求為之短短不心，歸處，以非任夫人，又繼於調戲，敢怒而不敢言，而「偽市長怒罵棉花女」之一幕，亦跡傳康口矣。

周作人盜取古書案

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氏，在重慶發表談話，他說：錢稻菴是天生的亡國坯子！周作人則以既有地位，而竟甘心附逆，言下不勝遺憾之至。

知堂自署老人，又署藥堂，與魯迅爲弟兄，今則一人受百世崇拜，一人則滑臭于國人，初又豈爲人所逆料哉。

周作人以一文人，而出入其「苦雨齋」須先索「腰牌」。此事誠爲滑稽，督辦而稱文人，近世史上，當另作一筆。

在文則言文。

周有藏書癖，其任僞教署時代，文物之什，皆在其權利範圍之下，北平關，不少善本，周甚喜之，既利用其職位，乃假若干以去，上樹不正，底樑亦歪，一部乃流諸市肆，周遂背盜以之名，後經檢査，書又補還，然則周作人盜取古書之事，遂成當時之話柄矣。

「七十六號的」劊子手

麒麟童被拘記

「汪記政府」之中，有一個秘密團體可以一記的，便是「七十六號」。

「七十六號」這個名字，在北方不大有人知道，在南方則不得了？他是偽府下的一個「特工」組織，亦即是偽府下「殺人」的大本營，因為他的地舖在愚園路七十六號，所以簡稱叫「七十六號」。

「七十六號」裏有兩個殺人的頭頭，一個是李十羣，一個是吳四寶。手底下有不少的「劊子手」。愚園路，在漢奸史上，這個地名，要估一個大書特書的地位。因為「汪記政府」，就是在這裏孕育而成的，那時他們與日寇開始「活動」的時候，便同時設立了「七十六號」的組織。門前也是電網，鐵蒺藜，煞有介事般的佈置着。

他們忘掉自己是中國人，忘掉了中國人應當愛護自己的國家。他們飲酒，他們作樂，這一天，要在「七十六號」裏邊唱「堂會」。

上海人，可以利誘，可以威逼。他們去誘麒麟童。述明來意，叫他到「七十六」去唱「堂會」。

麒麟童說：不知道什麼叫「七十六號」。不去。

第二天，一輛不知名的汽車，有兩個人，把麒麟童架進汽車裏，車却一直開到愚園路。

「這就是七十六號！」一個人掏出槍來，在麒麟童眼前一晃。

「唱相些，唱什麼？」

結果麒麟童要自動地唱一齣打嚴嵩開山府。

以後，七十六號在上海張開了魔手。

丁四小姐與碭山梨

——裙帶英雄話郝鵬——

郝鵬，這個老嫗漢奸的名子，差不多每個人都相當熟悉的。

他曾一度當過××寨的首領，但他却是個裙帶英雄——據說他所以一任丁四小姐之婿所次爲，也正是爲她救過他的性命。所以在丁四小姐入獄以後，他猶爲她妻稱是「貞潔烈女」，請求保釋。

原來郝在事變以前，一度被後，羣象之間，丁四小姐趕緊跑到天津日寇司令官那裡去求情，經算才保住一條老命，自是而後惡其欲爲，概不干涉。

丁四小姐喜歡唱戲的，有人說他愛極醜劣，又稱尙小靈。香帥時在蘇淮任上，還送尙小靈去學了一次「度脫戲」，據說那次就是爲了丁四小姐想學尙小靈了。

有人說郝鵬貪財，其實却不是郝鵬貪財，是丁四小姐在那裏橫征暴斂。記得前年，郝鵬在北平給他兒子辦喜事的時候，福壽堂的帳房，用整張紅紙寫着「轉宅致禮處」，主人丁四小姐有話，小禮不收，頂好是拆成金錫子，所以那天廣金錫子就收了四十九付。

但是，郝鵬就壞在丁四小姐的貪得無厭上。

丁四小姐穢德彰聞，那就不用提了，他在徐州任上，私藏商首三千，郝的副官長也是其一。

會縣赴蘇淮巡視，道經碭山，該地有一暗娼，名「碭山梨」者，（一說名「爛酸梨」）度副官長私，不寬竟裝花柳，副官長歸，亦傳之丁四小姐，無何，男乘機飛遞上，專治花柳！

及歸，乃以其所以副官長按實以告。於是丁四小姐乃陰燃爪牙，將羅山梨抓來，凌虐以死，殊不知其所抓者，爲羅山梨之姐，羅山梨則已遠颺，遂在南京控告。鄭既卸任，其案乃發，丁四小姐入獄。卽轟動一時之丁四小姐案也。

鄭鵬卸任時，繼任者爲郝蘭舉。辦交待時，鄭曰「咱們都是當家子，所以你來歡迎你，不過此地複雜，你當：少做事，少說話，多請客，多睡覺。」後有人出一聯，曰：

「郝鵬去，郝鵬舉來，一來一去，何必多此一舉」。

又丁四小姐既入獄，每飯鄭必派汽車送至看守所，數度伴食，均未果，鄭復具狀，辯妻之貞，又買動敵營兵隊，自法院將鄭丁氏提出，逍遙法外，王逆克敏大怒，與敵交涉，卒招致敵之不滿，而亦促成其下台原因。

今日郝已身坐囹圄，丁四小姐一案，尙不知如何「下回分解」。

偽外部「接送船」裏的一幕「秘話」？

汪記政府的偽外交部中，有兩隻接送船，這兩隻船是代替已往浦口「澄平號」輪渡的，不過輪渡那是國人公開的交通工具，偽外部的這兩隻船，則祇是「接官送官」，專門接送偽府的大小官兒之用而已。

這天偽外部的接送船，又將駛近下關的碼頭，將快靠泊下旋的時候，照例鳴笛，駐守在碼頭的偽府軍警，見是「部船」時，又不知要有什麼官兒駕到，於是分班站立，托槍致敬。

船既攔岸，下來的却不見什麼官兒。一個個跳下跳板的，都是些「剃月亮門」的一類人，有的手裏托着兩個核桃，有的還袖出個鼻煙壺兒，還有拿着「圓籬的」，那裏是官，却是戲台上的伙計，場面，同一班龍套角色。

侍衛的人，當然要去打聽一下，來人都回說：「部長」也在裏面。

船攔岸了好久，不見「部長」下來，比外，更不知還有什麼「要人」？

迎候的人，問：「部長在那裏？」船上的人朝着船裡，嗷嗷嘴，扮了一個鬼臉。裡面唧唧細語。半響，才見「部長」從裏面踱出，後面跟出來的，却是唱戲的言慧珠。似乎有點兒張惶，又有點兒佯做若無其事，強做鎮定。

兩個人有說有笑地，步出了船頭，在軍警一致「敬禮」中，走了過去。

「喂，箱子，箱子！」箱子裡不知有什麼物品（？）言慧珠在直勁叮囑旁邊跟着的人。旁邊駐守職司「檢查」的人，不禁隨着往箱子上多釘了兩眼。

「多謝您，幫了這一個忙！部長」。媚眼睜睜地，似乎在感激，又有點撒嬌。

「不要緊，不要緊，有什麼問題找我。」

「就要去上海嗎？要不要在南京耽擱一晚？」

「考慮了一下，說：我就要去上海的，到南京來，一定先來奉看您。」

「好！」

「再見！」

「部長」跳上汽車；臨上車時還回頭看了看，所得到的這邊的一個「拋吻」。同狐媚的笑。

言慧珠釘了那箱子兩眼，然後得意的笑笑，早有人迎了上來，然後乘車而去。

僞外部中，人人都知有過這一幕「船裡的秘密」！

張善琨被扣之經過

和平以前不久，各報突刊一「中央社」電訊：謂滬上影業巨頭張善琨，潛赴內地，卒被執於屯溪，生死莫明云云。惟據傳聞，張善琨已遭斧劈斃命，未知真假？其被扣之經過，則某君北來，道之甚詳。

張善琨之在影界，初尚無其後來之地位，惟以一部連台「火燒紅蓮寺」彩頭戲，在「共舞台」大賣洋銀後，遂奠定其日後新華電影公司之基礎。戰起，影人紛赴內地，張遂以天時、地利之便，得天獨厚，加之野心勃勃，殫心苦慮已非一朝一日，遂成其影壇霸業，日寇勢力進入上海後，且以膠片資材多方挾持，張爲保全實力計，益爲其「一元化」之利祿心所趨使，排斥異己，乃接受日僞資金，終乃爲虎作翼，連爲敵僞計劃各種「親善」毒化之影片，如萬世流芳，春江遺恨，回頭是岸等片，不一而足，其後來下場如此，自取滅亡，蓋自取也。

太平洋大戰以後，日寇大勢已去，張乃又頓起其投機觀念，乃携其第三妾章月娟，潛赴內地，道經皖南之屯溪，蓋其企圖以投機手段，化禍行於無事也，張之潛赴內地，且携有大量「拷貝」焉，以內地國片缺乏乃又有一筆大財可發也。及抵皖，公然下榻於屯溪之最高貴旅館——屯溪招待所，當地人仕知之，大爲憤慨，二十三日之中央日報，並加以攻擊，要求當局法辦，一日張且携眷遊黃山，舉止闊綽，依然保持其上海「大亨」作風，時爲皖南行署主任張宗良查知，翌晨遂令黃山警察局扣留，二十四日下午四時，由特務隊解往屯溪，鞫審後，轉押送江西長官部法辦，此一代影業「大亨」淪落法網，聞張已兩斃，不知道屬實說，有無真假。或係傳聞之誤耶。

張善琨的醜行一般

張善琨的罪惡，除去他善于使用各種詭計，往往「爲目的不擇手段」，每不惜加以種種惡辣的手段來對付一切事物以外，貪色好賭，性喜漁色，尤其是他的「老毛病」。影人女星之中，鮮有不與張善琨「私」者。聞雲裳即其一也。

先是海上影業林立，張經營新華公司，以張多財善賈，有後來居上之勢，惟老牌影后胡蝶尚在羈致之中，時胡方居香港，張盜之香港，以拍片爲請，胡當時提出條件有三。(一)須在港拍各鏡頭，(二)案報耐十萬，(三)須任胡選擇一切。張以胡條件異常難堪，不悅，胡遂惡言拒之，張亦憤怒，於是揚言：「若不把胡蝶影后地位打倒，誓不爲人！」在港乃物色一陳雲裳，之酒，先囑部下放一空氣，謂陳雲裳之來滬，乃放洋赴好萊塢，蓋往拍太蘭從軍也，陳既抵滬之日，並盛大舉行歡迎，一時奔動社會。未兩月，則陳拍太蘭從軍消息傳出，一洩而大紅特紅，陳乃奮雲直上，感張提携之德，不惜委身相事，陳與張私，生一女，女已十四五歲，陳對外揚言則爲其妹，其實固張善琨之「摺貝」也。

張固一好色之徒，女星之中，獨垂涎陳燕燕。陳與張妾夏月娟爲手帕交，且時相往還，張以近水樓台，愈發動轉念頭，於是乃央之童月娟，以十四萬寶石爲賄，囑成其好事，童雖嗔怪，但視珠寶份上，遂許之。某夕，童與陳於酒樓，與互飲，陳醉，童乃以汽車送陳返已廬，使人臥室稍憩，陳燕燕亦以酒醉不能醒，半醒之間，室燈突明，則一男子立以前，嘻笑顏開，視之張善琨也，一手持寶石，一手持支票，以相歡爲約，陳至是亦無奈，乃被誘姦，歸，復與其夫黃紹芬決裂，終致各走極端，乃離婚，當時大受輿論攻擊，黃且忿欲殺槍，後發下警願，從此離影界。陳離婚後，即與張同居，且生一女，但未幾，張即瀆去，陳乃被擄，成寡婦矣，陳自悔失身，又遭遺棄，精神失常，遂不復再作上銀幕之想。

張陳一幕，滬上某劇團，曾以「春江花月」一劇影射其事，張深諱之，卒以二十萬元巨款，要求罷演，感逼利誘，兼而有之，其醜形可見。

「潘五」的一付惡相

華北之自承認爲「漢奸」者，有二人，一爲前僞北平市長兼警察局長潘毓桂，一爲僞新民會北京市總會之事務部長胡漢翔。

潘毓桂，人稱潘五，爲天生來的「漢奸坯子」，無惡不作，天生來一付惡相。

當事變初發二十九軍撤退之際，潘五即挺身而出，與日寇多方連絡，維持治安，出任當時危城之「僞警察局長」，國軍黎明時退，潘於八時，即於警察局接見記者，猶憶潘晤及各記者時，架一墨鏡，入坐之後，乃云：各位都是朋友，已往的事不必說了，既往譬如昨日死，今日當如今日生。各位願意當「漢奸」的，留在北平，我潘毓桂保護他，不願當漢奸的，自己小心……言下自居「漢奸」大言不慚。

如今漢奸一一問罪，即將付諸國法，不知道自承「漢奸」之潘五爺，作何感想。

上海灘的罪惡——像姑堂子「八號半」

偽府治下，黑幕重重，祇要有錢，就好辦事，敵偽統制下之上海，更一遍昏暗，日人包庇之下，罪惡滔天，其尤者，則像姑堂子「八號半」之設立，並準許「公開營業」尤爲萬惡之淵藪焉。

以像姑堂子而名「八號半」者，讀者試先猜一啞謎？蓋阿拉伯字「8」之一半，而適爲「〇」，八號之半，卽以示像姑也。

操是業者，在虞洽卿路之揚子飯店對面。據云單有此「行」，亦師傅徒弟相稱。以一「小翠花」者最有名，蓋不過二十一二歲也，其當年鼎鼎大名之「鍾雪琴」則已年老色弛矣。小翠花着女裝，燙髮，高跟鞋，着女人旗袍，戴假乳罩，搽紅粉，乍望之，絕不似男性，持手帕，以「阿姐」「阿妹」自稱，亦出條子，叫堂差，及陪住局，一時傳爲海上人妖，生涯鼎盛，日不暇給，且有一規矩，入夜十二時以後，卽概不出差。

聞此業之花銷頗大，以干禁例，既不人道，且失正常，殊違法紀，但偽府治下，則無惡不庇，此業且成爲公開秘密焉。

陳遵公博長上海市後，以其有傷風化，飭令禁止，乃改弦易轍，出入改着男裝，不復先之「男扮女裝」矣。

抗戰勝利，河山重光，上海之羣魔蕩盡，「八號半」者當一掃而光矣。

「土堆」也能發財紀

日寇興修飛機場的一個秘密？

平津淪陷後，以日寇所至，包庇罪行，一時圍、倒之流，奸計百出，僞版官吏，乃更得售其計！於是小民階級，頓受魚翅之殃。其一般醜行罪狀，無往不用其極。

日寇既踞平津，第一步即於平市西郊，興修飛機場，以其地得西山屏障，蜿蜒迤邐，地形上成一半環之勢，足可利用也。既勘查後，先是派技員繪圖，圈定阡陌，發「官價」收買，田垠之中，固不少荒塚白骨，復爲「澤及枯骨」計，乃發下密令，囑某僞機關就當地之便，一一調查呈報，凡每一田壠間，各有墳頭若干，每墳各予相當之移靈費共若干焉。

當地之某僞機關，其首長夙即狡黠號稱智慧之輩者，奉令後，即差出多人，往各鄉村鎮，飭保甲長，於一夜之間，各於田壠之間，堆起土堆多少個，天明回話，不可延誤。將來視多少有賞，佃者乃各持釘耙一夜之間，成新坟無數。

翌晨，敵僞爲慎重計，更會同日人派員勘查，且各持表冊，依田壠之間，一一登記，結果一區之內，荒塚即達數千，往查之日人，乃曰：「中國人，死的大大的多哇！」遂不及一一相驗，而某其計果售。

越旬日，每坟各發予遷葬費二百元，計萬塚有餘，某既須巨金，復囑其爪牙，往告鄉長，每坟發二十元，且限三日劃平，佃者平之，復如初，鄉長則每坟祇發五元，於是此經辦之某某，乃大發其土堆財，終感頓富，未半月，恐事洩，遂稱病告退。

事後，有察其事者，以事過境遷，亦未容加置議，蓋恐見噴于日人也。

陳宰平大罵喻熙傑

報載：漢奸如喻熙傑之輩，已相繼落網。猶憶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詔書」發表之後，當時奸僞份子，咸人心惶惶。僞新民會之中央總會中，更黑烟冲天，蓋凡文卷檔案各物，悉付一炬，中南海中，火燄高張者，凡三日夜！附近居民拾得者，片紙隻字，皆新民會案卷也。河山重復，羣魔頓斂，時和平初現，國軍尚未到達，平市一時呈混沌現象，喻濟派人將新民會中所有較好桌椅，以載重汽車，搬往已腐，並携會中什物以去，蓋其貪佞成風，雖頻死不稍惜也。

喻以「報人」出身，得殷同賞識，初委之爲僞建署「處長」，復以追隨有日，得殷親信，而一躍爲僞新民會事務部長，自是大權獨攬，各省市縣之，僞組織中，俱以親黨爲之樞樞征暴斂之能事，其人貪佞成風，律下尤苛，如其屬下僞宣傳局長陳宰平，月只給聯幣六萬元焉，而喻演講、訓話無一不是陳爲操刀，陳爲人頗有小智慧，文筆亦佳，先是，以「文筆」犀利，於「中國公論」爲文，得殷同賞識，殷接僞新民會後，即以宣傳局長一席加委，當時僞會務人員之「日系」顧問，以陳年祇及三十，恐不克勝任，向殷道之，請加考慮，殷忿然而曰：我說他成，他就成，現在可以試他三個月，他的薪水，歸我拿！三個月以後，這個人不能用時，我就辭退這「副會長」！日人唯唯。三月以後，日人以陳才堪重用，殷遂發表陳爲宣傳局長，陳以文筆發利稱，惜其從事奸僞工作也。

陳以一書生，染鴉片嗜好頗深，既對喻大賣力氣，而每月只領到六萬經費，乃牢騷不已，後大罵喻之鄙吝說：我拿你六萬塊錢，背了個漢奸之名，你們發財，我們真冤極了！漢奸與發財，蓋一而二，二而一。

周佛海陰覆「汪政權」

大阪花屋的一夕「秘話」

汪精衛之死，漢奸內幕第一輯已記其爲日寇唐川之一彈。而周佛海之陰謀，意在顛覆汪政權，亦爲一大原因。當汪逆在日養病之始，周即知其必不久於人世，於是挾其財政，武力——周在溥有武力，即中央稅警總校——乃製造汪而代之手段，百般活動，但日本朝野，則似仍有一部穩健份子，以汪較能號召。但日人之少壯軍人視汪實一大騙子手，汪與日寇之間，原有種種默契，其所以默契者，亦即延遲其「偽府」地位之年代也。久之不能如約，遂失信任，同時日寇乃製造各種民意「政體」，以謀「分化」汪記政府，如當時廣東有歐大慶之另一政府，漢口有所謂「人民委員會」華北有所謂「特殊地帶」，等等。其時，汪記政府亦宣言「參戰」，其條件爲出精兵五十萬，但此五十萬精兵，則何從招起？汪既以參戰爲名得日寇若干實惠，如期又不能履約，周乃之日本，盡訪朝野，掀汪內情（？）使日人盡知汪之不足恃，周則自稱有精兵五十萬，可以參戰，蓋即指中央稅警團也，日人心意漸動搖。周復百般威脅陳逆公博，其意乃在顛覆汪記政府，汪逆病中，陳璧君向之叨嚙哭訴，汪自是病越加重，及聽無錢電放送，日寇太平洋各島盡失，乃知大事亦去，溫度遂日高，終乃逝去，惟汪之臨死，頗呈苦痛之色，一代巨奸，下場如此。其所以致汪死因者，周逆陰謀，實在不小，周與日本少壯軍閥，不少相與，以周有「儲備券」，具政治資本也。聞周逆在日之大阪，有地名「花屋」，與日寇各軍閥首領，作一夕秘話，所道皆周逆秘密，倘汪逆不死，其位亦不保矣。

「兩百萬收個乾兒子」

吳鳴芳之渾身解數

海上有女子名吳鳴芳者，初，無藉藉名，但于淪陷期間，日周旋於日寇海軍復興部各將校之門，乘汽油車——當時海上之汽油車已絕少見——，出入豪闊，久之，一般奸偽份子，爲向日敵多方活動，乃奔走其門，久之，吳鳴芳之名，乃噪聲名。

時滬上賭場林立，一般賭台子老板，不得不拉攏一二權貴，以撐後腰，吳遂成衆目所矚。於是勾結日寇，日進萬金，吳出入簇擁，愈恣意爲樂。

會某賭場老板朱某，爲一乍富「新貴」，爲「花錢買字號」計，乃托人向李×春說項，擬收爲義子，出一百萬元以作見面禮，蓋海上僞官新貴之流，惟恐社會不知其爲「闊人」，資格不啻「大亨」，千方百計，以示炫耀，「收唱戲爲義子」，亦「買面子」方法之一也，拜認之夕，紅燭高烧，遍示親友，自以甚得。是夕，吳鳴芳亦與其會，亦見獵心喜焉。

翌日，亦托人向李×春說項，願出以兩百萬元，一金鑲鑽戒，作義子謁見之禮，並許介紹人好處若干，吳既具多金，其願終得以實現，錄收典禮，海上聞人，邀宴赴會，一時道賀「收一個好太保」之聲，不絕於耳，兩百萬代價所得，不過輕點三首而已，吳則以交際花身份，得錄一名份爲義子，興緻非常。一時「兩百萬收個乾兒子」之佳話，傳遍海上，引爲談料。吳者，一身本領，渾身解數也。

聞吳近亦以私語敵僞，列爲女漢奸之類，今則此粉而羅利，不知如何下場矣！

妖星白光下嫁記

「你不要走，窗外有風兒太冷……」這一闕「你不要走」的歌聲，曾瘋狂了不少發國積財的上海人；摩天的高樓，一派燈紅酒綠，興緻非常。酒酣耳熱之際，聽着一個妖媚的女人在輕舒歌喉，低聲婉轉地唱；可以迴腸，又可以蕩氣，這個妖媚的女人，她是誰？便是白光。

白光自稱是日本三浦環子的弟子，三浦環子是日本歌唱的第一流能手，白光則自稱是「親炙法乳」；其實會否親炙，姑不去問她？反正她會唱，而且唱得好聽，那倒是事實。

白光，在上海有「神秘女星」之稱，其實她倒不是神秘，而是她的「迷局」做得令人容易入彀。多少國積家的鈔票，會很容易地飛進她的袋裡。

但是她雖然這樣，她猶不以為滿足。她終於嫁了一個有權有勢的日本軍官——這個軍官，是個「中國通」，名字叫「山家亨」，他的中國姓姓王，人家都稱他「王二爺」，這個王二爺，爲了她，後來遭受了「革職」的處分，不但丟掉了「中佐」的功名，還在名古屋坐了一年多的獄，直到和平將近的時候才釋放出來，打算再到中國做做買賣的時候，局面變了！日本已經投降了！這位「花天酒地」「烟酒嫖賭」無所不爲的「王二爺」，現在亦不知如何了？

這位「中佐」入獄的時候，白光很勇敢地，做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懷念我丈夫」，她說：「他有『斯巴達』武士的勇敢，但他又像小貓一般地馴熟……」影壇中盛傳着白光「熱情」，其實她們這一段「中日合作」，裡邊簡直是一幕「奪愛」，不但曲折，而且離奇。

白，曹其姓，初無藉藉名，流浪東北，後始來故都，以生活無着，遂流爲神女，曹有女友，名李明，

先爲「滿映」明星，面目姣好，有西洋女郎作風，與一日人山家亨互戀，山家者，日寇軍報道部之「少佐」也，其人爲日本派遣留華學生，以「王家亨」之名，曾在中國大學肄業數年，而鮮有知其爲日人，且爲日寇從事諜報刺探工作者，好色貪花，煙酒嫖賭，無惡不作，與李明互愛，當時諷者，謂李明爲「日本賣桶」，山家復以太平倉菊兒胡同于右任之住宅一所，以「敵產」爲名，巧用手段，以贈所愛。後要求與李明正式結婚，李固浪漫性成，終以其爲日人，且又別有所歡，諾之，惟遲遲不肯踐前約。

會山家調南京後，復轉任上海軍報道部，電平，促李之滬上，復與同居，李則以利用其日寇勢力之便，得以往來運貨，一時獲利無算。時白光殊潦倒，羨李之多金善媚，亦去滬，思發現新大陸。

白光既抵滬，遂與李明同開房間於金門飯店，旅館談心，白極欲想辦法，找出路，乃以入電影業爲嚮，李尤向山家說項，時山家已昇任「中佐」，中華電影公司，即在彼一手支持之下，於是一言九鼎，白遂得加入，以推爲日人，且列爲大明星。白感激之餘，乃往霞飛路山家之「公館」拜晤焉，乍見之下，白連施狐媚，山家本一好色之徒，乃垂涎不已，李瞥見，亦不語。不數日，李有所愛，曰葉珍，卽舞台上化名之吳漾，在平有病，李復匆匆返平，行前，頗不放心於白光，蓋知山家爲一貪花之輩，白復浪漫特甚，二人有結合可能，恐已之地位有失也，乃叮叮囑囑山家，謂：我且行，一週後即再來滬，你要好好的聽話，山家諾諾。

李明既去北平，白光乃去一障礙，於是大施狐媚，與山家一拍而合，且儼然爲「臨時夫人」，繼又施其蛇蝎女人之本領，謂李另有所戀，卽將與吳漾結婚云云，並一一揭破其秘密，要求山家與彼結婚，山家亦以李欺瞞太甚，遂允與結婚，迨李明返滬，視狀知不出所料，然已被白光盤踞，李亦以另有所歡，不復與白競爭，一怒而與吳漾正式結婚，以示報復？山家爲抵制李明計，亦與白光結婚，未幾，山家以聲名狼藉，爲人告發，遂被捕，以其過去罪案實在平，遂押之來平，鞫審後，知一切罪惡，皆肖小如朱復昌（北

平三六九畫報社長)爲之，朱亦下獄中，一鞠而服。山家乃被送往名古屋監禁四年。白尤頓成養婦，其時，白已成名，以「桃李爭春」一泡而紅，儼然大明星矣。時又在各酒樓賣唱，以一活羅妖媚能歌善舞之女人，在上海當不愁無辦法也，白復日進萬金如昔，及「華影」在北平拍片，約白北來，白遂又來平津，抵平後，一度出現，開歌唱會，以後即無下文矣。

上海青年出版社發行

漢奸秘話

本書目次

揭穿敵偽漢奸的

絕大陰謀黑幕！

緒言

漢奸們的把戲

參戰——滑稽劇的內幕

由滑稽劇到騙局

賣友的同志和騙局的結果

周佛海野心勃勃

大阪花屋的一席秘議

汪精衛是這樣死的？

汪精衛 是怎樣 死的？

北平版 廿八日出書

漢奸內幕

第二輯

6
476270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初版
定價：每冊法幣四十元
編輯者：胡開文
印刷者：北平前外小安祥
電話三局四〇二八
報社：北有各代埠
信